

名滿中外·心在祖國·

# 張大千拒絕中共禮遇

(上)

蔡廷俊

愛國老人、國畫大師張大千安息了，一生瀟灑、知己遍天下，名滿中外的張大千，最睿智的決定是定居自由祖國台灣寶島，拒絕中共無所用其極的籠絡「禮遇」。大千先生對中共的統戰花招看得很透，根本不予理會，但是若干年來，中共仍然對大千繼續「禮遇」！中共對大千之「禮遇」，從許多報導中可領會中共用心之細、用力之勤——

共幹嘗為文介紹大千是：詩詞家、書法家、臨摹家、旅行家、探險家、收藏家。

中共又推崇大千的藝術成就說他是：展覽家、「敦煌壁畫」專家、全能畫家、創造家、大藝術家。

中共傳聲筒則續報大千居士逸聞、學生遊說投共、發表懷念篇章、關心大千動態、搜羅早期作品、舉辦大千畫展、出版大千畫集、特准家屬出境外訪、禮聘為中國畫院士、抬出名家盼望合畫、編造「通郵」假象、迴唱「寶島長春」等等，不一而足。

## 中共手法意在統戰

中共對大千的籠絡，表現在多方「禮遇」。「禮遇」乃「統戰」高招。

「統戰」，即「統一戰線工作」的簡稱，又名「聯合陣線」。依據共產黨徒的解釋，「它是不同的組織和集團，在共同利害的基礎上訂立政治鬥爭的行動綱領，來反對共同的敵人」的聯盟。換句話說，也就是「與敵聯盟，以敵制敵；孤立敵人，壯大自己」的對敵鬥爭的策略，策略的運用，那怕是最小的「裂痕」，那怕是最小的「機會」，那怕「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在一定時間中和一定條件下，「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是知，「統戰」係一種高超謀略，它不僅是一種圖謀不讓人知的「陰謀」，同時也是一種圖謀不怕人知的「陽謀」，這種謀略，媲美孫子的「伐謀」，就一個政權而言，此即「大戰略」。它不愧是「革命低潮」之作戰，同時，也是「革命高潮」之作戰。簡言之，它是一種「沒有炮聲的戰爭」！

「聯合左派，拉攏中間派，打擊右派」之所謂「聯左、拉中、打右」，即共黨對敵慣用招術

。無黨籍之藝術家、作家、新聞記者等，共產黨劃為敵對陣營之「中間派」，對這些文化人士拉攏，為其所用，即其手段。拉攏的花招不外捧之以「名」，動之以「利」，示之以「害」，要是「統戰」對象「無動於衷」，那就看看對象的「價值」、「影響力」如何，再決定是否應用「打擊」方式。運用大眾傳播工具，透過不同渠道，長時間地，不遺餘力地去滿足對象「成就感」、抬高社會「知名度」、提升政治「影響力」、轉化為共黨「同路人」等等；這就是「拉」的作用、目的。相反的，醜化、打擊對象，使之產生「挫折感」、貶低其社會「聲望」、減弱其政治上「正功能」、轉化為共黨「死對頭」等等，這就是「打」的作用、目的。

在目前，中共對特定人物的「禮遇」——示好、讚揚、服務、優待……等等，無非是期望這些特定人物能為「三通」、「四流」當橋樑、做尖兵，欲藉「通」、「流」而「統」！那怕是「通氣」也好。

這些日子以來，中共又如何繼續對大千先生進行「統戰」？茲扼述如次：

## 詳細報導大千生平

張大千的齋名爲什麼要取「大風堂」？爲什麼他特別喜愛猿猴？爲什麼要繪製「四川山水四絕」？中共在這方面，繼續其欺聞報導——

——「據內行人語，大千先生欣賞張大風的畫藝造詣，且學其筆法風格，特別人物畫學得相當到家。因慕名而以其字作齋名，稱爲『大風堂』。」

張風，一名飄，字大風，號昇州道士，上元老人，或署「眞香佛空」、「眞香佛空四海」而不名。（今南京）上元人；崇禎生員，明亡後放棄舉子業。因家貧而寄居佛寺。擅繪山水、花卉，更工肖像。其畫早年風格恬靜，晚年筆墨瘦挺放縱。能詩詞兼工刻印。著有「雙鏡庵詩鈔」、「上藥亭詩餘」。生平不詳，卒於康熙元年（一六六一）。

黃賓虹的「古畫徵」將張大風的畫放在「隱逸高人之畫」行列中。

郭味蕓所編「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對張風的作品有些著錄：崇禎九年（一六三六）作人物冊，見「澄懷堂書畫目錄」；順治四年（一六四七）作山水畫冊，見「泰山殘石樓畫冊」；順治五年（一六四八）作「秋汀點景圖」，見「晉唐五代宋元明清書畫集」；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作「空山獨步圖」、「抱朴子燃薪讀書圖」，見「大風堂書畫錄」，按此兩畫爲中共北京故宮博物館收藏；同年又作「天目觀瀑圖」、「空壑高士圖」，見「南宋名家畫苑十七」，此兩畫爲

中共上海博物館收藏；康熙元年與周元亮會於高座寺，爲周作畫。

張大風所畫的或傳世之作，當不祇這些，但見諸著錄的，則僅有上列寥寥數條，論述這位畫家藝術的文字也不多見。

——張大千「對猿猴特別喜愛，他說，他一生把猴子當成好朋友，現在還有一隻全身通黑的長臂猿，名叫『小黑』，和他生活在一起。張大千說，他在大陸時就喜歡養猴子。他離開大陸，連他花了兩年多時間在敦煌臨摹的壁畫兩百多幅都沒有帶走，而一家十八口却帶着九隻長臂猴去阿根廷，後來又搬去巴西。在巴西八德園居住時，張大千養了三百多隻猴子，其中有十一隻名貴的『烏猴』和一隻可愛的『白猴』。張大千養猴子有一個脾氣，聽話的好猿猴就留在身邊，在巴西時，有三隻猿是他最喜愛的，一隻是一位印度和尚送給他的，很乖巧，叫做『黑寶寶』；另一隻叫『喜達』的，動作很像人，有時還挽着張大千的孫女綿綿的小手，帶着她走路，看見大千夫人化妝時，牠也坐在梳妝台上學着抹口紅。還有一隻是黃色的，因太兇狠，經常被關起來。管不好的就送給巴西的動物園。據張大千說，他在日本時，也有一隻很有靈性的猿，要洗熱水澡，出街時，也會自己拿鍊子交給人，叫人牽着她走。爲什麼張大千特別喜愛猴子呢？據他說：他的母親曾太夫人懷着他即將臨盆之際，有一天午睡夢見一位月下老人抱着一個銅鑼，銅鑼上有一隻黑猿，月下老人把鑼和猴子交給她，她抱過來之後就驚醒了。當天晚上張大千就出世了。於是家

人都說他是黑猴轉世的，所以他的名號叫張爰，『爰』字是猿字的古寫。這是他鍾愛猴子的原因。」

——一九八一年，民國七十年，張大千八十三歲生日之前，傳聞接了一筆「訂單」，是日本一家觀光飯店以新台幣一十萬元代價，邀他繪製一件三十六尺長、六尺寬的巨幅山水。這樣大尺的畫，張大千從來沒有畫過。張大千說，一九六三年，旅居巴西八德園時，曾經畫過一幅荷花通景，不過那只有二十四尺長、十二尺寬，而且是分六幅下筆的，當時只好打通八德園畫室及起居室，才能開筆。後來在日本裱精，裱畫店也要打通兩個工作房才動手，裱好後，十個工人都搬不動，在美國展出時，給「讀者文摘」以十四萬美元購藏。

「這次日本觀光飯店以重金索取墨寶，尺寸比六幅荷花通景還要長。早些時候，張大師已找了木工在他的住所摩耶精舍開工，製作一張和畫幅一般尺寸的木桌，他的畫室雖大，但還要把會客坐椅全部搬出，才能容得下這張特大的桌子，現在桌上已裱襯着白絹，準備擇吉開筆。他已把從大陸帶出去的那支兩尺長的大筆洗淨鉛華，作第二次揮洒（第一次是在巴西八德園繪荷花通景時使用過）。這樣大的一幅畫，張大千準備繪些什麼呢？他說，他決定畫『四川山水四絕』。他要把巫峽天下奇，夔門天下秀，劍閣天下雄，峨嵋天下秀，這些天下有名的四大景觀，統統入畫；同時都是四川的名山大川，他說：『自己的家鄉，畫起來更能得心應手。』」

誠然，張大千先生是懷念家鄉，離別家鄉三十餘年，又有誰不想家鄉？聊畫家鄉以慰心靈，此其一；復有訂單可潤筆，此其二；這些原因足可促使他畫「山水四絕」！

今年初，大千先生在歷史博物館「國家畫廊」展出的「廬山圖」，實即外界早先傳說的「四川山水四絕」圖！

### 「張大千」花樣很多

一九八二年初，中共在香港的相關報紙報導：「今年彷彿有一點『張大千』的味道。新年開始，就有劉海粟題的『張大千畫』的掛曆，不久，四川和甘肅都有張大千的畫展，而這些日子，這裏的張大千畫展一個接着一個，『展』開二度。現在才是一年過了還不到六分之一的時間，來日方長，還不知道再有些張大千的什麼出現。而去年十二月的『中國畫報』，用了兩整頁的篇幅刊載張大千的作品，又由黃苗子寫了文章，這在北京還是前所未有的。這以前，中國畫研究院成立時，就已經邀請過他去參加典禮了。他的畫也展於那個慶祝畫展之中。張大千的畫在大陸上是一直受到重視的。畫店一直有賣，也一直賣得價錢不低，不是今天才忽然捧這位畫家來。」

「繼內地舉行張大千畫展後，香港亦辦，這是集古齋展出歷年所珍藏者。中國藝人不分屬海峽何一岸之畔，有拿得出東西來的都應尊重！」

「一九八二年的二月似乎成了張大千月。一個張大千畫展剛剛結束，另一個張大千畫展又將舉行。兩個畫展同在一九八二年二月。同一月份

，同一畫家，兩次個展，實是鮮見。」

「張大千的畫，近年來在『市場』上可以說紅得不得了，不論在台灣、在大陸都在極力的爲他吹噓；大概近百年中國畫家之中，宣傳做得最『十足』的一位了。不過宣傳是宣傳，而大千居士的畫實在不能不說有他自己的一套。」

在香港，「『張大千畫展』，展品半展半銷，其中標價最昂的是一幅四呎高八呎寬的潑墨荷花，定價十八萬元。墨荷作於日本紙版屏風之上，共六摺，金底，是張大千一九五九年在紐約時的作品。」

「中國國畫家，不論古今，以藝術的全面言，張大千在歷史上亦屬少數之一，真可謂：『能者無所不能』六字。當代國畫家中，徐悲鴻對西洋畫造詣高，素描功夫係世界第一流，他用中國畫的技法實在亦出色。此外，即推不曾學過西洋畫的大千。除了自畫像外，我看過他爲去年逝世的雍中晉孟詞費子彬所繪之像，神貌悉似，歎爲觀止！費夫人侯碧漪亦書畫名家，在作畫方面，還向大千請益。她對書法各體都好，大千所繪之作，愛國畫者大家看到過。最近，我在報紙上看到他過去爲李祖萊夫人所愛的叭兒狗所繪之像，可當吳語『神氣活現』四字呢！」

一九八二年爲「張大千」，中共方面的「有關張大千種種」之報導，可擇一則記之：一九八二年一月，「有位四十多歲的山東畫家來港開畫展。畫家的潑彩荷花、潑彩海濤很引人注意。記者問他可有看過張大千的作品，畫家說：『有，我的潑彩正是學張大千的。』畫家在山東，張

大千長居海外，張大千的作品是難得多見的，畫家過去所見，多是零星星星的印刷品。畫家這次到港勤逛書店，回程時，笑捧了四大本張大千畫冊。」

### 「三恨」之說大費筆墨

這是指張大千誤引「三恨」說而發。香港方面張某給予更正：

讀到轉載自台灣「中央日報」的「張大千病癒春遊觀畫」的一篇文章，記名畫家張大千於舊曆正月十一日立春日，久病初癒，遊賞其寓宅外雙溪摩耶精舍園中盛放的梅花和海棠，歡喜讚歎這兩種花同時爭妍鬥麗的奇景！

此老也很有情趣。自稱住院養病，不能與自己園裏的花枝爲伍，是大苦事！

更說：「我有四個護士看管我，簡直是『四人幫』嘛！而太太是他們的頭子，不准我吃這吃那，……但我真是不願意！」

老人上了年紀，總有返初、像孩子似的心理和口吻。像這番話，就很可能以孩子話視之。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其爲人的風趣，正是得享高年的壽徵。老畫師看到自己庭園中梅花、海棠的鬥芳爭艷，還即興作詩一首，末聯是：

「從此人天無缺陷，梅花聘了海棠來。」

並且以爲紅梅共海棠齊放，「真是千古難得。」

老畫師於此處有解說：

南宋時文人彭淵材，生平有三件恨事：「曾

子固不能詩，梅花不併海棠開，鱗魚多骨。」故認為庭園裏的梅和海棠同時爭放，歎為奇事了。謹案彭淵材「三恨」之說，恐老畫家有誤記。

「海棠譜」(「說郭」卷七十)引「冷齋夜話」云：「吾叔彭淵材曰：『平生死無恨，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欲說，歛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乃答曰：『第一恨鱗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因不能詩。』聞者大笑，淵材瞠目答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據此，彭淵材「平生五恨」之說才是；且「五恨事」中，並無「梅花不併海棠開」之言，這當是老畫師一時的誤記。

按梅花放於春前，海棠則爭放於春月，兩花本不同時。故「雲仙散錄」有云：「黎舉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根子臣櫻桃及以芥嫁笱；但恨時不同。……」

### 「破壞敦煌壁畫」釋疑

一九八一年四月，中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旅游天府」雜誌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刊登署名石湍的一篇文章：「張大千並未破壞敦煌壁畫」。石文說：「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過十多年，據我親眼所見，張大千先生不僅沒有破壞過敦煌壁畫，相反對恢復和整理敦煌壁畫藝術做出了不可否認的貢獻。」石湍又說：「張大千先生出於愛國家、愛藝術的熱忱，四十年代初期，他排

除萬難，自籌經費，帶領學生到敦煌摹臨壁畫，當時國民黨「中央日報」曾發表消息，說什麼張大千在敦煌摹壁畫，有破壞文物之嫌，國民黨行政院還發電報給敦煌縣長，對張大千施加壓力，從此以後，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謠言就四處傳播了。」

無師自通、上海畫家、書畫鑑定家謝稚柳，與大千交往甚篤。一九四二至四三年，兩人在敦煌一起摹臨壁畫、研究敦煌藝術。針對此事，謝稚柳說：「文章的作者石湍，說在敦煌工作過十多年，他是誰，我不曉得，但他文章所說的不錯。但當年，張大千在敦煌，又確曾打掉過兩幅壁畫。」

張大千為什麼要打掉兩幅壁畫呢？

據謝稚柳說：「這得先講敦煌壁畫的結構。敦煌的牆壁，是戈壁的石頭子，一塊塊的砌成，牆壁不平，在壁上畫畫，先在牆上塗上泥巴、石灰，把牆壁舖平。敦煌壁畫的題材，主要是兩類，一是佛教故事人物，二是供養人像。所謂供養人像，就是求神作福庇佑的人的畫像。敦煌壁畫，由北魏至宋，歷代前來求神作福的很多，敦煌的牆壁，前人畫滿了，後人又在牆上再鋪一層泥巴、石灰，繼續畫畫，經歷若干朝代，目前敦煌的牆是厚厚的，由好幾層壁畫組成。」

「張大千打掉的兩幅壁畫，是敦煌石窟第二十號，此窟高八丈五尺，深二丈四尺，廣五丈三尺，洞裏有兩幅壁畫，一南一北，由於經歷年代久遠，外面的一層畫，已經剝落得幾乎沒有了。牆壁一角，露出內層，是赤色的，當時猜測，外

畫是五代作品，那赤色的一層，可能是唐代壁畫，張大千打掉剝落的外層，內層的畫就露出來了。」

根據謝稚柳「敦煌石室記」記載：「洞口南北壁間，供養人像高可六七尺，兼作花柳綠茵，為園林之境，北壁男像四身，後有持杖拂等四人。南壁女像三身，後女侍九人。北壁男像第一身，烏帽、青袍、束帶，鬚髯甚美，手持長柄香爐，高六七寸，前題名兩行，石青底，字作三寸大，立粉堆金：『朝漢大夫使持節都督晉昌郡諸軍事守晉昌郡太守兼墨離軍使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樂庭環供養時。』南壁女像第一身，釵鈿、簪花、錦衣、紅裙、羅帶垂肩際，高四尺八寸，題名一行：『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養。』」

謝稚柳說：「這幅壁畫，是唐開元天寶年間所作，對考據唐代藝術，幫助很大。」

謝稚柳在「敦煌石室記」指稱：「天寶之惟一可證者，為第二十窟。」「所以傳說張大千破壞敦煌，大概就因為這件事了。知道這事的，除了我，還有當時張大千請來為他縫畫布、釘畫框的幾位青海喇嘛，和一些當時在敦煌的人。」

據報導，張大千比謝稚柳早一年到敦煌，謝到敦煌時，這兩幅畫的外層已被大千打掉了。就這件事，謝氏又有何看法？謝說：「要是你當時也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得無貌可辨，又肯定內裏還有壁畫，為什麼不把外層去掉呢？」謝稚柳又說：「兩幅壁畫，張大千都按原大小摹臨下來了，兩幅畫稿，現時都在重慶博物館。」(未完待續)